

清代福建水、陸提督林文察「佛法無邊」匾為謝琯樵 書跡之探

謝忠恆

Hsieh, Chung-Heng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摘要

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出身霧峰林家，為清代以軍功從鄉勇首領發跡，晉升至體制內歷任游擊、參將、副將、總兵和福建陸路提督，更署理水師提督返臺平戴潮春之亂再返閩剿滅太平軍，升遷速度罕見。本文探討之壽山巖觀音寺〈佛法無邊〉匾，為目前臺灣僅存林文察獻匾，從時序與署名的問題意識研究，上款釐清林文察再赴閩之滯臺時間與因素，下款署福建水師提督，證實返臺平戴亂需由福建陸路提督署理水師提督以節制臺灣鎮，使得〈佛法無邊〉匾極具史料價值。本文又提出林文察生平與交誼訊息，以咸豐八年（1858）〈石芝圃八十壽屏〉楷書為主要依據，經圖像比較法發現，〈佛法無邊〉匾為謝琯樵任林文察戎幕時所書，證實福建畫家謝琯樵於林文察近十年之軍旅生涯有密切聯繫，以及謝琯樵旅臺幕府期間，協助清廷平定臺灣民亂和基隆小刀會事蹟，與林文察剿滅太平軍時同殉難於福建漳州萬松關之役的因緣，預期可推論林文察署福建陸路提督款之艋舺龍山寺〈即此是佛〉匾（已佚失）敬獻時間，和是否同出自於謝琯樵手書。

【關鍵詞】林文察、壽山巖觀音寺、匾聯、謝琯樵

一、淡北壽山巖觀音寺匾藏文獻

今桃園市龜山區嶺頂里之壽山巖觀音寺，屬清代淡水廳轄內，乾隆二十八年（1742）原為「三草庵」，五十八年（1793）福建水師提督兼臺灣總兵的哈當阿（18世紀-1799）召集地方人士籌建再興，於嘉慶二年（1797）完成名「壽山巖」，獻題〈慈航廣濟〉（圖1）匾額懸掛正殿，上款「嘉慶貳年吉月重興」；下款「欽命福建水師提督軍門兼管臺灣總鎮府噶普仕先巴圖魯帶功加一等尋常加六級哈」，為該寺歷史最悠久匾。陳培桂《淡水廳志》卷十三〈古蹟考〉記載壽山巖觀音寺新建、重建與重修：

壽山巖寺，在龜崙頂；乾隆二十八年建，六十年臺鎮哈重建，董事呂文明。道光十六年林仕來捐修，咸豐十年、同治四年地震崩壞，重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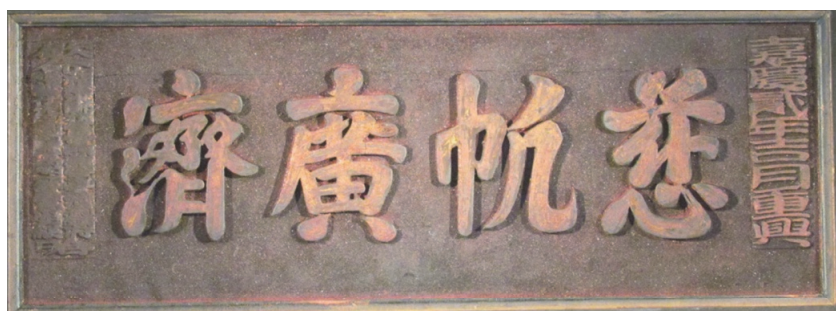


圖1：嘉慶二年（1797）福建水師提督兼臺灣總兵的哈當阿獻〈慈航廣濟〉匾（筆者拍攝）

官憲仕紳依年代立匾順序有：地方人士於嘉慶三年（1798）全立〈慧日光被〉匾¹；管理北臺灣的淡水同知李嗣鄴（?-1839），於道光十一年（1831）獻〈慈航濟佑〉（圖2）匾²；同治三年（1864）中秋節，福建水、陸提督林文察（1828-1864）獻〈佛法無邊〉（圖3）匾³以期安靖；同治十年辛未（1871）花月（二月），艋舺營陸路中軍陳世恩獻〈慈航遠披〉（圖4）匾⁴；亦有約嘉慶至同治年間〈慈靈普庇〉匾。敬獻者以統臺和北臺灣文武官員，而目前筆者認為署

¹ 〈慧日光被〉匾上款：「嘉慶參年吉月重建」；下款「眾弟子全立」。

² 〈慈航濟佑〉匾上款：「道光辛卯仲秋月穀旦」；下款「加知府御臺灣北路淡水同知李嗣鄴敬立」。

³ 〈佛法無邊〉匾上款：「同治參年秋月節之吉日」；下款「福建水師提督軍門林文察立」。

⁴ 〈慈航遠披〉匾上款：「同治辛未年花月吉旦」；下款「藍翎艋舺營陸路中軍府陳世恩敬立」。

名地方眾信之〈慧日光被〉，筆者推測字體筆法可能出自當時南臺灣書畫家林朝英之手，但不在本文研究範圍並另文進一步考證。



圖2：淡水同知李嗣鄴於道光十一年（1831）獻〈慈航濟佑〉匾（筆者拍攝）



圖3：林文察所頒〈佛法無邊〉匾，同治三年（1864）（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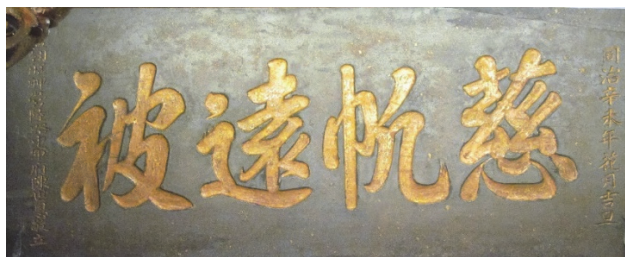


圖4：同治十年（1871）二月艋舺營陸路中軍陳世恩獻〈慈航遠披〉匾（筆者拍攝）

此外，壽山巖觀音寺有道光十七年（1837）柱聯：

赫濯冠古今四境同其暨訖，慈悲垂宇宙萬民莫不尊親。

巖號壽山山同水勝昭靈爽，地名崙嶺嶺配天高化育深。

上聯「莫不尊親」典故自《禮記·中庸》第三十一章：「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因此常見各地官儒鄉紳敬獻〈莫不尊親〉匾於廟宇，如：雲林西螺福興宮、嘉義水上墾宿上天宮、嘉義朴子配天宮、臺南夢蝶園法華寺、臺南大觀音亭等，⁵其中多與「臺灣書畫第一人」林朝英之〈尊親〉大字書法有關

⁵ 按落款時間先後順序排列。

。百善孝為先，《孟子·萬章》（上）：「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在民亂與械鬥頻繁的清代臺灣社會，寺廟具備安定與安撫民心功能，寺廟透過匾聯書寫的展演機制宣揚尊親與孝善，為教忠教孝的媒體。

壽山巖觀音寺之碑匾與武將軍門關係深厚，哈當阿、林文察和陳世恩與水師相關，而匾文中行四言裡多有「航」字，感於觀音佛祖神恩所在，加上嘉慶五年（1800）三月《重建壽山岩樂助》裡多有艤舸營武官記名，揭示壽山巖觀音寺與信士共同參與社會與文化脈絡之動機或過程，為匾額透露人文和自然地理意識，尤其二任福建水師提督哈當阿和林文察獻匾，跳脫神祇之廟境幅圍，從職務信仰進程至撰鑄當時代之歷史訊息。

此外另提艤舸信仰中心龍山寺，存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艤舸營陸路中軍陳世恩調任前所獻之〈慧眼慈心〉匾⁶，加上曾任艤舸營之林文察，約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以前，任福建陸路提督時敬獻之〈即此是佛〉匾⁷，和於同治至光緒年間福建陸路提督孫開華（1840-1893）所獻之〈慈雲普蔭〉匾，皆武備軍官敬謝觀世音菩薩庇佑和透露臺灣社會之武官信仰。

本文探討壽山巖觀音寺〈佛法無邊〉獻匾者，為同治三年（1864）中秋節由福建水、陸提督林文察敬立。林文察字密卿，出身霧峰林家，從非正規軍的團練鄉勇統領，從咸豐三年（1853）剿滅基隆小刀會發跡，一路協助平定臺灣民亂與械鬥，後於福建過關斬將對抗太平軍和滅匪並馳援浙江阻斷太平軍南下，近十年間歷任游擊、參將、副將和總兵，再陞至福建陸路提督更兼署理福建水師提督返臺安靖戴潮春之亂，清廷命短時間所率部隊應回閩剿滅太平軍，最後援兵不至殉難於福建漳州萬松關，諡剛愍，誥授振威將軍，子孫世襲恩騎尉，《清代人物大事紀年》：

⁶ 〈慧眼慈心〉匾上款：「大清同治拾壹年歲次壬申荔月吉旦」；下款「欽賞藍翎加都司陸銜署艤舸營陸路中軍守備陳性恩敬立」。

⁷ 〈即此是佛〉匾上款不明；下款「清福建陸路提督子爵林文察敬立」。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台灣人。提督銜屬福建陸路提督，福寧鎮總兵。十一月三日於漳州陣亡。贈太子少保銜，諡剛愍，予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⁸

子林朝棟亦抗法有功，《清史稿》〈列傳二百十六〉：

林文察，字子明，福建臺灣人……，粵匪李世賢、汪海洋合陷漳州，文察倉猝率二百人內渡，遇賊萬松關歿於陣，贈太子少保，予騎都尉世職，諡剛愍，本籍及漳州建專祠。子朝棟，光緒中法兵犯臺灣陷基隆，朝棟率兵助戰有功捐鉅資賜四品京堂有聲於時。⁹

清末古文和翻譯家林紓（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號畏廬），憶幼時曾隨父至臺灣拜訪林文察，並見到福建書畫印「三絕」書畫家謝琯樵（1811-1864本名穎蘇），為詔安畫派發展時期領航者，林紓憶九歲（約1859-1860年）曰：

紓九歲，隨先君游台北，訪林提督文察，在其官署見先生方作山水蘭竹諸畫，畫罷談其畫竹，以灯取影之法，極神妙，余稍長，習繪事，惜不復見先生矣。¹⁰

謝琯樵協助平定基隆小刀會獲清廷獎勵已結識林文察，林紓所見之謝琯樵已離開板橋林家活動於艋舺，而林文察為三品游擊武官駐艋舺，約二月至五月赴閩之間。咸豐十年（1860）三月，謝琯樵〈雙鴨〉¹¹題款記於「臺北艋舺」旅次：

⁸ 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月），頁1501-1502。

⁹ 《清史稿》〈列傳二百十六〉出自：「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dictionary.pl>（2023年8月查詢）

¹⁰ 關綠茵，〈記謝琯樵及其畫〉，《台南文化》新一期（台南縣，台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65年6月3日），頁107。

¹¹ 林熊徵，《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東京市，林熊光，大正15年11月5日）。

墨光濃似酒，畫意淡於秋，羨煞江干鴨，浮沉得自由。庚申穀雨節旅次臺北艋舺之聽雨樓，燈下寫此遣興，瑄樵蘇。

而同年四月的作品已署地於福州，顯示二人應該幾近同時赴閩，後再入林文察剿滅太平天國期間之戎幕文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咸豐同治兩朝上諭檔第八冊》之咸豐八年（1858）六月六日（上諭）有記，臺灣鎮總兵邵連科（1819-1862）和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裕鐸（生卒不詳）之奏，嘉獎林文察和謝瑄樵剿滅咸豐三年（1853）和四年（1854）期間，林恭、吳磋、王辦和小刀會黃位之其中民變，文：

咸豐八年六月初六日內閣奉上諭：邵連科、裕鐸奏，查明剿匪出力員弁、紳民，開單請獎一摺。臺灣淡水廳、彰化縣匪徒，並小刀會匪船，及斗六、崗山匪眾，於咸豐三、四等年先後滋事，經該官紳等節次剿捕。一律肅清，均屬者有微勞，自應量予恩施，以昭激勸。……分發廣東縣丞謝穎蘇，著俟到省後免補本班，以知縣僅先補用。義首林文察，著賞給六品翎頂。¹²

時林文察為義首，而謝瑄樵為裕鐸幕府，時客寓海東書院，而咸豐五年（1855）至七年（1857）邵連科任臺灣鎮總兵期間，謝瑄樵繪〈秋林暮靄〉（圖4）與之交誼，款曰：「秋林暮靄。仿九龍山人筆意於臺陽旅次。奉捷軒大元戎大人清賞，謝穎蘇。」¹³又邵連科等人器薦林文察，¹⁴可間接證實三人交誼時間。

¹² 《清代台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八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 93 年），頁 369。

¹³ 《東寧風雅：臺灣文獻書畫扇面專輯》（台南縣，財團法人大牛兒童城文化推廣基金會，2007 年 11 月），頁 189。

¹⁴ 黃富三，〈霧峰林家京控案餘波：清代臺灣中部豪族對抗之案例〉，《臺灣史研究》第一卷第一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 83 年 6 月），頁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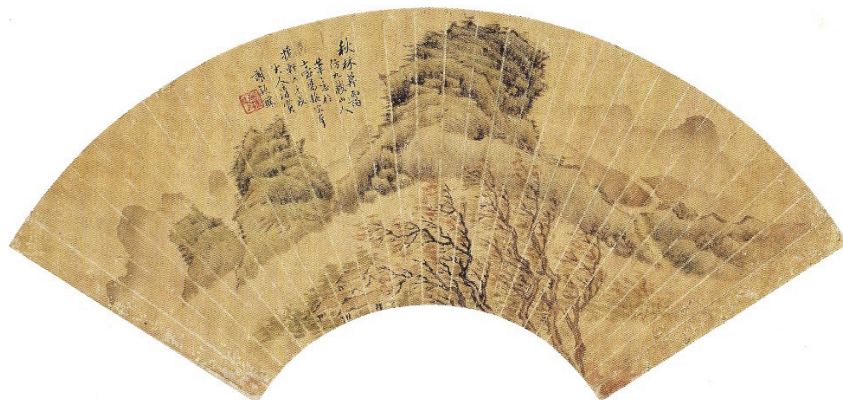


圖5：咸豐五年（1855）至七年（1857）間，謝琯樵〈秋林暮靄〉

二、林文察署名〈佛法無邊〉匾

林文察於同治三年（1864）署名之匾，掛於壽山巖觀音寺正殿，為橫向書寫之畫心，文字雕貼於綠底木匾，邊框「華帶」由內層素面細木和外層彩繪花草紋所構成。中行四言「佛法無邊」行書，上款：「同治參年秋月節之吉日」和下款：「福建水師提督軍門林文察立」為楷書，所有文字可能經歷次修繕後已敷上朱紅色，但仍可發現原色為金漆。意指佛法無邊際，相對於世間法人事物之生滅聚散，因為覺悟與覺知於浩瀚任何狀態當下產生，是一切無所不在的空間與時間的智慧總量，象徵佛法雖無邊且無所不在，感念觀音佛祖庇佑臺勇於閩臺平亂每逢凶化吉與告慰忠靈之大願順心。

〈佛法無邊〉匾為霧峰林家出身之林文察敬獻，同治三年（1864）落款「福建水師提督軍門林文察」，證實林文察時福建陸路兼水師提督，為清史少有同時轄領水、陸二軍種將領，也是殉難殞落該年，深具文資與史料價值。其時代背景為同治元年（1862）六月閩浙總督左宗棠參福建陸路提督石棟，革挈查抄其不法，林文察由福建福甯鎮總兵陞福建陸路提督；同治二年（1863）閩浙總督左宗棠和福建巡撫徐宗幹上奏將護理福建水師提督吳鴻原革職，於八月左宗棠奏請由林文察兼署理福建水師提督，並命返臺處理戴潮春起事。臺灣鎮總兵官為福建水師提督統轄，林文察須兼署理方能返臺平定戴潮春事件，至同治三年（1864）初，戴潮春和林日成陸續伏法後，清廷要求林文察回閩繼討太平軍，七月上奏稍作休養生息後定期內渡，並於八月底抵達泉州。

然因臺灣戰事消耗已兵糧不濟，加上臺勇疲於奔波兩岸剿亂，從林文察於壽山巖觀音寺敬獻〈佛法無邊〉匾的時間為「同治參年秋月節」，可理解林文察之慈善與體諒，讓臺勇們與家人共度中秋節後再赴閩平亂，因此，此匾為安靖戴潮春之亂後，準備從淡北（可能艋舺）回閩繼續攻打太平軍之前，過壽山巖觀音寺感念戴潮春事件告一段落，並祈求福建太平軍亂事告停和臺勇平安歸鄉，可謂林文察在臺珍貴的匾額紀錄。但遺憾的是該年中秋節後，於十一月殉難於太平天國萬松觀之役，可理解當時戰事艱難，尋求觀音佛祖庇佑。十二月清廷立即准批徐宗幹上奏撫卹霧峰林家之奏，《清宮諭旨檔臺灣史料第六冊》之同治三年十二月五日（上諭）有記：

徐宗幹奏，署提督剿賊陣亡，懇請優卹一摺。署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前在浙江、福建等處帶兵剿匪，所向有功，……其同時陣亡之候補由及李世進、都司謝朝典、守備闕文忠、懋儒、同知銜廣東候補知縣謝穎蘇，均著一併交部議卹，以慰忠魂。欽此。¹⁵

其中諭旨提到之「同知銜廣東候補知縣謝穎蘇」即謝琯樵，曾入福建按察使徐宗幹（1796-1866，字伯楨，號樹人，斯未信齋主人）幕府，徐宗幹評謝琯樵「穎蘇上馬作軍機，下馬作露布」¹⁶之文武雙全，後入分巡臺灣兵備道裕鐸（生卒年不詳，字子厚）幕。前段提到林文察赴閩征戰前於艋舺與離開板橋林家的謝琯樵見面，加上剿滅太平天國期間擔任林文察戎幕文膽，亦協助帶領部隊出擊，同治三年（1864）十一月前往營救急於終結戰事的林文察而共同殉難。謝琯樵熟稔福建官場對戰功彪炳的林文察頗有猜忌，其近十年軍旅生涯二人多有交誼，而謝氏自用印〈戎馬書生〉道出戎幕生涯。

同治五年（1866）春，福建巡撫徐宗幹敬獻艋舺龍山寺之〈救援饑溺〉和

¹⁵ 《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七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10月25日），頁118。

¹⁶ 蔡景福，〈謝琯樵藝事三絕〉，《閩賢在台事蹟》（臺北市，臺北市福建省同鄉會，73年9月），頁92。

〈泛舟利濟〉¹⁷二匾，分別感念觀世音菩薩與媽祖，其中〈救援饑溺〉題款所指同治甲子和乙丑之事，為臺灣戴潮春之亂和福建太平天國之亂逐漸靖安，林文察所攜臺勇此時奔波閩臺剿匪皆參與其中，徐宗幹於同治五年事件逐告一段落後，敬謝神恩協助清廷與民間共同恢復臺灣社會，文為：

同治甲子、乙丑間，軍精民食多資賴各紳商協力招運，地方藉以安定，海舶往回，履歷重洋，仰叨神佑，風順濶恬，一律安平，同泐寅感。丙寅仲春，撫閩使者徐宗幹薰沐敬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林文察曾敬獻艋舺龍山寺〈即此是佛〉匾之下款為「清福建陸路提督子爵林文察敬立」，時間應該為同治元年（1862）接任福建陸路提督以後至同治二年（1863）八月兼署理福建水師提督之間？〈佛法無邊〉和〈即此是佛〉二匾，可說是林文察擔任福建水、陸提督之重要見證，至於二匾為林文察或何人所書？則需進一步分析匾之上下款和中行書跡，惜〈即此是佛〉匾已佚失。

謝琯樵出身文人世家，遊歷福建官場幕府並交誼當時聞人，如顏伯燾、林則徐、徐宗幹、徐繼畲、裕鐸、林樹梅等人，為林文察赴閩對抗太平軍生涯重要戎幕。本文探討林文察於同治三年（1864）中秋節敬獻之〈佛法無邊〉，此時任福建陸路提督兼署理水師提督回臺平定戴潮春之亂後，準備再赴閩打擊太平軍，因此落款為「福建水師提督軍門林文察立」楷書。謝琯樵作品年表顯示，咸豐十年（1860）年四月¹⁸從淡北回閩後長期停留於福州，並未再度跟隨來臺，因此林文察中秋節敬獻此匾回閩後，最快於八月底與謝琯樵會合。壽山巖觀音寺〈佛法無邊〉四字行書具顏魯公筆意，藝術性高，非正式且嚴謹的楷書，身為林文察文膽，是否為謝琯樵所書頗耐人尋味，若是，應該為戴亂餘黨逐漸平息，林文察部停留臺灣休養生息期間，託官僚系統攜謝琯樵手書製成匾額。

¹⁷ 〈泛舟利濟〉匾上款：「同治丙寅春月穀旦」；下款「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福建巡撫提督軍務兼理糧餉徐宗幹敬立。」

¹⁸ 謝琯樵作品年表顯示，〈牡丹〉與〈雙鴨〉作品分別於同治三年（1864）淡北旅次之清明節和穀雨節所作。

三、謝琯樵書〈佛法無邊〉之證

〈佛法無邊〉中行之書寫風格以顏體為主，飽滿且藏鋒，展現厚實敦樸感，匾意與辭義含蓄並相呼應。上款「同治參年秋月節之吉日」亦為顏楷，下款「福建水師提督軍門林文察立」整句中路端正，強化了撇與捺之鋒尖和整合句之寬度，顯得整齊與嚴謹。〈佛法無邊〉匾目前保存的狀態顯示，原匾字體為金漆，再經朱紅色料整修，字體至少有兩次以上經過色料覆蓋，因此目前所見字型更較原字飽滿，筆畫距離更近，甚至已有連接而無間距，使得呈現湛墨效果，與原書跡之差異所在。筆者就「佛法無邊」四字結構與筆畫，分別與謝琯樵於咸豐八年（1858）幕府和客海東書院講席期間所書〈石芝圃八十壽屏〉八連屏（共1594字）之楷書為主要對照依據，分析林文察〈佛法無邊〉匾出自幕友謝琯樵之手。

謝琯樵（1811-1864）清福建詔安人，本名穎蘇，以字行，初字采山，後改管樵，號書畫禪、懶雲山人、懶翁、懶甫、懶樵等¹⁹，書齋為故鄉的「筍莊」、幕府公務之「墨香書屋」、講席海東書院之「修竹山館」和遊寓移動時的「靜遠山莊」。其出生書香世家，少負奇氣天資聰穎，幼時能詩作畫，解音律和談兵，善技擊和養馬，未刊行著作《談畫偶錄》為書畫心得與繪事筆記，多有個人獨到見解，為影響閩臺深遠之書畫大家。父謝梅賓²⁰曾任福建仙遊、清流等縣學訓導，著《雪溪詩鈔》。兄維崧補弟子員，藏詩集未刻；弟穎鋒善隸書；姊謝芸史名浣湘人稱「仙姑娘」，為福建著名女詩人，著《詠雪齋詩錄》。謝琯樵精通詩、書、畫、印「四絕」，為福建詔安畫派具影響力者，藝術擴及閩、廈、臺，因公務來臺但未久留，最遠至噶瑪蘭（宜蘭）見通判楊承澤，其遊歷於臺灣大家族之間，如林本源家族、臺南磚雅橋吳家和霧峰林家，其中與臺灣金石學導師呂世宜（1784-1855）和書畫家葉化成（1853舉人）為林本源家族之「林家三先生」；磚雅橋吳尚霑為在臺唯一弟子；入霧峰林家族長林文察戎幕並殉難。謝氏協助平定臺灣民亂有功，為六品銜廣東即補知縣，同治三年（1864）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剿滅太平軍時任其戎幕，同殉難於漳州萬松關，欽賜騎都

¹⁹ 懶亦作嬾或懶。

²⁰ 字鶴聲，字羽仙，號雪谿。

尉兼一雲騎尉，葬於漳州昭忠祠。²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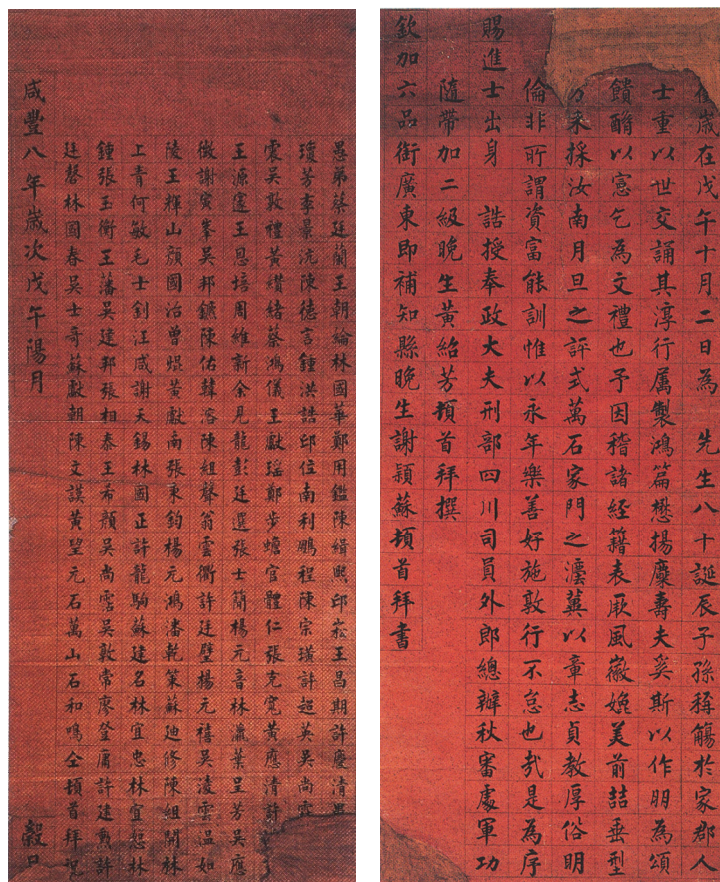


圖6（右圖）：咸豐八年（1858）謝琯樵〈石芝圃八十壽屏〉第七屏

圖7（左圖）：咸豐八年（1858）謝琯樵〈石芝圃八十壽屏〉第八屏

〈石芝圃八十壽屏〉為咸豐八年（1858），全臺共八十六位士農工商顯要，聯名祝賀府城商紳石芝圃之八十大壽楷書壽文，由時任海東書院山長，出身金門汶水黃氏之丙申恩科進士黃紹芳²²撰文，再由書院講席謝琯樵執筆，文共八屏以紅色宣並計算好格數書寫，前七屏頌揚石氏急公好義且勇於捐輸之事蹟，和黃紹芳、謝琯樵功名爵位署名（圖6），第八屏依序為為「開彭進士」蔡廷蘭、王得祿子王朝綸、林本源家族主事林國華、開臺進士鄭用錫從弟鄭用鑑、「開府城進士」施瓊芳、舉人、臺灣兵備道兼提督學政徐宗幹之海東書院門生和名

²¹ 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臺北縣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士論文，民國98年6月）。

²² 鄭祖庚，《侯官縣鄉土志》（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4年），頁197。

人後裔等人之聯名（圖7）。²³其中謝琯樵署「欽加六品御廣東即補知縣晚生謝穎蘇頓首拜書」，因書寫八連壽屏更聲名大噪，再度獲聯名者之一林國華之邀北上為西席座上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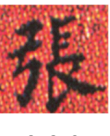
（一）佛

目前謝琯樵作品尚不見「佛」字，但部首「亻」和「彳」及字裡有「弓」者較多，可作為判讀資訊（見圖表1：〈佛法無邊〉「佛」字對照圖表）。匾之「佛」字楷書起收筆圓潤無鋒，醇厚樸質，與謝琯樵紮實的顏字基礎，均得圓曲飽滿造型特徵。所書有「亻」和「彳」字的直豎，可見慣用手腕運筆呈現直中帶曲線質，即左弧豎，楷書以外之行草則如「傳」、「弗」二字。因此〈佛法無邊〉「佛」之「弗」的橫線亦有曲勁之勢，如謝琯樵楷書「弟」字亦現相同線性（至於「弓」部因造形瘦長則較平直，如「張」、「窮」）。此外，細看其直線運筆出現一氣呵成的停頓連筆，傳達不過於呆版生硬的直線，而促使字形與筆畫的變化或量感（見圖表1之部首「亻」、「彳」之截字）。

圖表1：〈佛法無邊〉「佛」字對照圖表

〈佛法無邊〉	謝琯樵作品截字				
	 2-8-17	 4-4-5	 5-5-11	 6-3-4	 3-8-23
	 6-7-1	 6-7-1	 2-7-17	 4-5-4	 5-8-20
	 3-6-21	 2-7-17	 1-7-20	 3-6-21	 3-6-21

²³ 謝琯樵〈石芝圃八十壽屏〉現藏於高雄市立美術館。聯名者見：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臺北縣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士論文，民國98年6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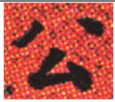
					
	2-4-11	2-7-9	3-3-20	8-1-2	5-7-12
					
	4-4-20	8-3-20	8-6-13	8-8-2	6-5-7
其他					

(二) 法

〈石芝圃八十壽屏〉之「灋」同「法」，但可從「江」、「沽」、「浩」、「治」、「流」、「鴻」、「海」、「湖」等「氵」（水）之三畫呈現相同位置與寫法，即點與點之下筆與連筆，略帶行書筆意書寫（見圖表2〈佛法無邊〉「法」字對照圖表）。其一，第一筆斜點藏鋒入筆與第二筆斜點以略露鋒之虛實連貫，使得第二畫順著第一畫入筆，並略帶扭轉欲左下挑之動勢，相互呼應至刻意拉長之第三筆之挑點與第二畫接近，使得「氵」聚散有緻；其二，「厶」字造形和圓轉用筆，皆呈現穩定的三角形結構和圓轉之起收；其三，「法」字之「去」，強調豎畫量感和字之重心，從對照之「沽」、「浩」、「湖」等字亦有共同特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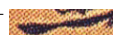
圖表2：〈佛法無邊〉「法」字對照圖表

〈佛法無邊〉	謝琯樵作品截字				
					
	7-4-16	3-1-23	1-3-4	1-3-18	3-2-25
					
	4-3-24	7-2-12	1-2-3	3-1-24	2-8-7

					
	6-1-20	3-5-6	3-2-11	4-5-19	4-5-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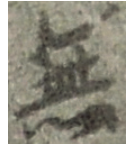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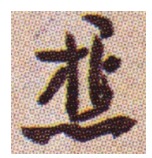
(三) 無

〈佛法無邊〉「無」字以行楷書寫，木匾可能經修繕之故，色漆已將筆畫黏合。謝琯樵所寫「無」字以題畫之行書居多，幾乎所有「無」之「ㄣ」部以三筆連畫書之，如所舉之「樵」、「墨」等字亦見（見圖表3〈佛法無邊〉「無」字對照圖表）。由於題畫為直行書寫，所以「ㄣ」的最後一點欲連接下一字則收筆見回鋒，若為斷句之最後一字，或落款署名「琯樵」，常見停頓收筆不露鋒，使得語句結束之感。由於牌匾為橫式書寫，較無字與字之間的筆畫連貫考量，因此〈佛法無邊〉「無」字之「ㄣ」最後一筆則停收不見回鋒。

此外，圖表3所見謝琯樵行書「無」、「樵」、「墨」等字為題畫常見（尤其「樵」字為落款），因此可歸納「ㄣ」的寫法分為二種，其一，三筆空間平均分配，如匾之「無」字，尤其第二畫有明顯點的筆意，如「」、「」；其二，第二筆挑點和第三筆斜點之連筆為一筆完成，與第一筆產生明顯的聚散，且第二畫角度較平，類似橫畫寫法如「」或「」。而〈佛法無邊〉「無」字綜合其一和其二的用筆特徵與寫法，呈現空間均等之連筆，加上第一畫往右上挑點如「」，且第二和第三畫連筆如「」、「」、「」、「」、「」、「」，即使匾之「無」字經修葺塗漆增加文字厚度，尚能顯現謝琯樵行書慣性與特徵。

圖表3：〈佛法無邊〉「無」字對照圖表

〈佛法無邊〉	謝琯樵作品截字				
	 6-4-13	 3-6-23			

					
樵					
					
墨					
其他					

(四) 邊

〈佛法無邊〉「邊」字造形以寫意行楷書寫，與〈石芝圃八十壽屏〉「邊」對照，字體雖因漆將線條增厚，但可確認二組於字形和筆畫極為相近（見圖表4：〈佛法無邊〉「邊」字對照圖表）。其一，可觀察到「鼻」皆「自」大「方」小，並強調最後一筆辵部長捺之厚實感，以承擔右側「鼻」字之頭重腳輕；其二，「辵」皆如其名忽走忽停，調配側點、橫折折撇的書寫韻律，並將平捺速度放慢，尤其紙本且能保留燕尾露出，為顏字風格，〈石芝圃八十壽屏〉之「運」、「道」、「遺」和「述」字平捺皆同。壽屏楷書之「邊」字以外，圖表4所錄之謝琯樵行書「邊」字更顯其意。

圖表4：〈佛法無邊〉「邊」字對照圖表

〈佛法無邊〉	謝琯樵作品截字				
	 5-4-2	 5-4-18	 5-6-21		
其他	 1-1-9	 4-7-5	 1-4-11	 6-8-2	

四、結論

福建詔安畫派書畫家謝琯樵，與林文察發跡於肅清基隆小刀會至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近十年交誼期間，盡看林文察從體制外的臺勇俊秀領首，到體制內福建水、陸最高軍事統領。壽山巖觀音寺〈佛法無邊〉匾證實林文察於同治三年（1864）中秋節仍停留臺灣，離再度赴閩征戰的時間相差幾日，亦證明林文察為福建陸路提督兼水師提督，因此清廷屢促所率部隊即刻回閩平亂，避免擁兵自重威脅官僚系統，感受林文察疼惜臺勇鄉親追隨征戰之不捨，拖延至中秋與親人團圓過節後移師，為林文察在臺最終事蹟。

確認謝琯樵和林文察的交誼時序以外，再從謝琯樵書〈石芝圃八十壽屏〉之相關截字與林文察於壽山巖觀音寺敬獻〈佛法無邊〉匾之中行對照，從同為顏字風格的字形和筆畫書寫特徵，檢證該匾出自林文察幕友謝琯樵手筆，而林文察所獻福建陸路提督款之艋舺龍山寺〈即此是佛〉匾，是否同為謝琯樵執筆則因匾佚失不得而知，推斷獻匾時間為同治元年（1862）至同治三年（1864）八月任福建陸路提督兼署理水師提督之間，可見〈佛法無邊〉匾揭露林文察奔波閩臺剿亂之史料和重要性，同時為福建畫家謝琯樵作品年表增列一作作品。



圖8：約同治三年（1864）謝琯樵〈軍中題畫竹句〉

林文察獻〈佛法無邊〉時間，進逼再度率領臺勇赴閩，揭開清廷多次催促林文察返閩剿亂，和霧峰林家的時代悲劇即將發生，而謝琯樵〈軍中題畫竹句〉（圖8）則深深體會對太平天國征戰之無奈，並似乎意料犧牲的準備，詩曰：

十載從軍百險經，浮雲世態事難平，
憑將滿腹牢騷氣，盡付毫端作雨聲。
槩戟儒林甲帳開，妖氣未靖豈甘回。
枕邊靜聽蕭蕭竹，猶是衝鋒破敵來。
何須抑鬱自摧殘，勝負兵家亦等閑。
喜氣寫蘭怒寫竹，且留書畫在人間。
軍中題畫竹句，壽巖二兄大人正，琯樵穎蘇。

按文意可斷為同治三年（1864）所作，間接呼應林文察攜臺勇征戰時敬獻壽山巖觀音寺〈佛法無邊〉匾和艋舺龍山寺〈即此是佛〉匾的生命情境，謝琯樵遊走福建官憲幕府，熟稔官場不利林文察風起雲湧年少得志，卻在危急時捨身營救成仁取義，詔安畫派與臺灣書畫因謝琯樵殉難而失去有力推播者。

參考書目

- 朱彭壽，《清代人物大事紀年》（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2月）。
- 關綠茵，〈記謝琯樵及其畫〉，《台南文化》新一期（台南縣，台南市文獻委員會，民國65年6月3日）。
- 林熊徵，《呂世宜、謝琯樵、葉化成三先生遺墨》（東京市，林熊光，大正15年11月5日）。
- 《清代台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八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民國93年）。
- 《東寧風雅：臺灣文獻書畫扇面專輯》（台南縣，財團法人大牛兒童城文化推廣基金會，2007年11月）。
- 黃富三，〈霧峰林家京控案餘波：清代臺灣中部豪族對抗之案例〉，《臺灣史研究》第一卷第一期（台北市，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民國83年6月）。
- 《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第七冊（台北市，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年10月25日）。
- 蔡景福，〈謝琯樵藝事三絕〉，《閩賢在台事蹟》（臺北市，臺北市福建省同鄉會，73年9月）。
- 謝忠恆，《謝琯樵之藝術研究》（臺北縣板橋市，國立臺灣藝術大學美術學院造形藝術研究所中國書畫組碩士論文，民國98年6月）。
- 鄭祖庚，《侯官縣鄉土志》（臺北市，成文出版社，1974年）。
- 《清史稿》〈列傳二百十六〉（「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
<https://ctext.org/dictionary.pl>）